兩漢書疏

襄楷 字公矩平原隰陰人

上孝桓皇帝書

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罰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曆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 堯壽一百十七歲舜年一百十三 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 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依也 其閏月庚

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
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庭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揚光
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爲罰星星也於古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又守
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爲掖門太微南四星法執陟切闕逆[illegible]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
不修誅罰太酷前乙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
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
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元熹九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聞
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illegible]

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桓帝延熹九年[illegible]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劉瓆字文理[illegible]原人迁太原太守郡有豪[illegible]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illegible]深疾之到官收其[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匿主人悉坐伏誅[illegible]帝徵詣廷尉以王宗室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迁南陽太守[illegible][illegible]美人外戚張子[illegible][illegible]特禁責不畏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付究獄咎殺之桓帝[illegible][illegible]當[illegible]廷[illegible]下獄死）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瓆等帝不悅）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illegible]賢者殃及三[illegible]）

賢若身當其害趣賢者■滅子孫賤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冠孫鄧並見族滅梁冀寇孫壽鄧萬世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illegible]衆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雲同日死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讞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illegible]

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季載同母昆弟十人也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注云螽斯蚣蝑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妒忌惟[illegible]不[illegible]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諭為於[illegible]也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大人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illegible]曰[illegible]之德[illegible]出[illegible]蓋為壽尚書中[illegible]白[illegible]黃龍負圖出水也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投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illegible]謂[illegible][illegible]皇也[illegible]

言吾若公傳曰使者從關東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獻鎬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

始皇逃之死於沙丘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

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以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後漢誅莽光

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耶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

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落失勢春

秋霣石于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左傳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一年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illegible]今

陵扶風與元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者矣

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河水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

句以異[illegible]并中[illegible]記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干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臣聞布

穀啼於孟夏蟪蛄鳴於始秋物雖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古穀一名蟪蛄蟬也春秋考異郵曰立夏蟪蛄鳴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時也臣雖微賤頗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强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又守執法亦爲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鬭比年日食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

同經與而順不行故國亂不興太平經典曰帝篇曰真各同神人曰吾欲靈

帝下立號太平宗元潤都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錄分列京殿太平一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也稱有三名爲大地人天有三名爲日月星北極爲中也其有二名爲山川東學上人有三名爲父母子政有三名爲君白人出三若變相得廢心不失皆分絕其同壹合成一家方樂人心延年不衆也又閏日今何故其生子少說天師曰善言子之言也但施不惜其息耳知令施其人欲失息開計土戶施經於中比若情體物於無也十十相寒和而生其施不以其精比吝十月種猶益地也卜十父而何無年者莫人欲重知其富令集子之女錠日百其中猶爲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其走故古者聖賢不安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之遺門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孫矣嗟鹽天其之諸使國少人理國之道人多則國富人少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氣生物乃當萬物其功

皇壽冲壽質頻世短袂臣又聞

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壹故周衰諸侯以力征

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

衞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湣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

日以任鄙之力焉也申休未詳何匹人

殷紂好色妲己是出

妲己蘇人妾女也獻

紂紂納以爲妻寵與沈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葉公好龍眞龍游庭

子張見哀公十日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還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真龍也事見新序

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

[illegible]

市垣二十二星宦者四星在其中官者四星主供市買之事也

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

常伯侍中也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illegible]

[illegible]也 臣聞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老子西入夷狄始爲浮屠之化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情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血穢耳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美飲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

上光武皇帝疏

詔為南陽太守自以無勞不安久君大郡求欲

降避功臣乃上疏曰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支族（[illegible]）

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

二垂（書曰[illegible]也[illegible]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

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櫜音高[illegible]詩曰載櫜[illegible]也）

寧（[illegible]）引夫勤而不息亦恐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

功（[illegible]）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illegible]）

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

在衆（左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illegible]）昔湯

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鷙[illegible]
[illegible]掌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昆藻言其和睦[illegible]
如兒之戲於水漂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軍壘
壘厲勉少士卒之擾比於宿衞則戎士自百百音福謂優寬也漢志曰
林角秩中二千石掌宿衞言士卒得比於御史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
命大臣已下咸懷樂土不肆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
陛下誠宜釐改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父
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
不辭其勞則烽火稀明官職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
今擢用疏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請伏自惟村本

以文吏一介之才（文吏謂初爲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一介臣也）遭陛下創制大

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

不受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

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慚不敢苟冒虛請

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詩壯力能經營劇

事而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

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上光武皇帝疏

初禁網苟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既已破趙長平王又進圍邯鄲魏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朝暮降秦魏救不至縱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illegible]

侯嬴聞之嬴聞晉鄙兵符嘗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姬必許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illegible]遂得兼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云書見史記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陸續之孫

上孝靈帝疏

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

德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費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十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畝之好者稅取之蝝螽子也公羊傳冬蝝生此言蝝生何上變古易常也注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答諫固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豈用聚人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

自謂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時人廿一字至誠之也傳曰君舉必書書

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

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康後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

樊準字幼陵南陽湖陽人宏之族曾孫也

上鄧太后疏

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大舜聖德孳孳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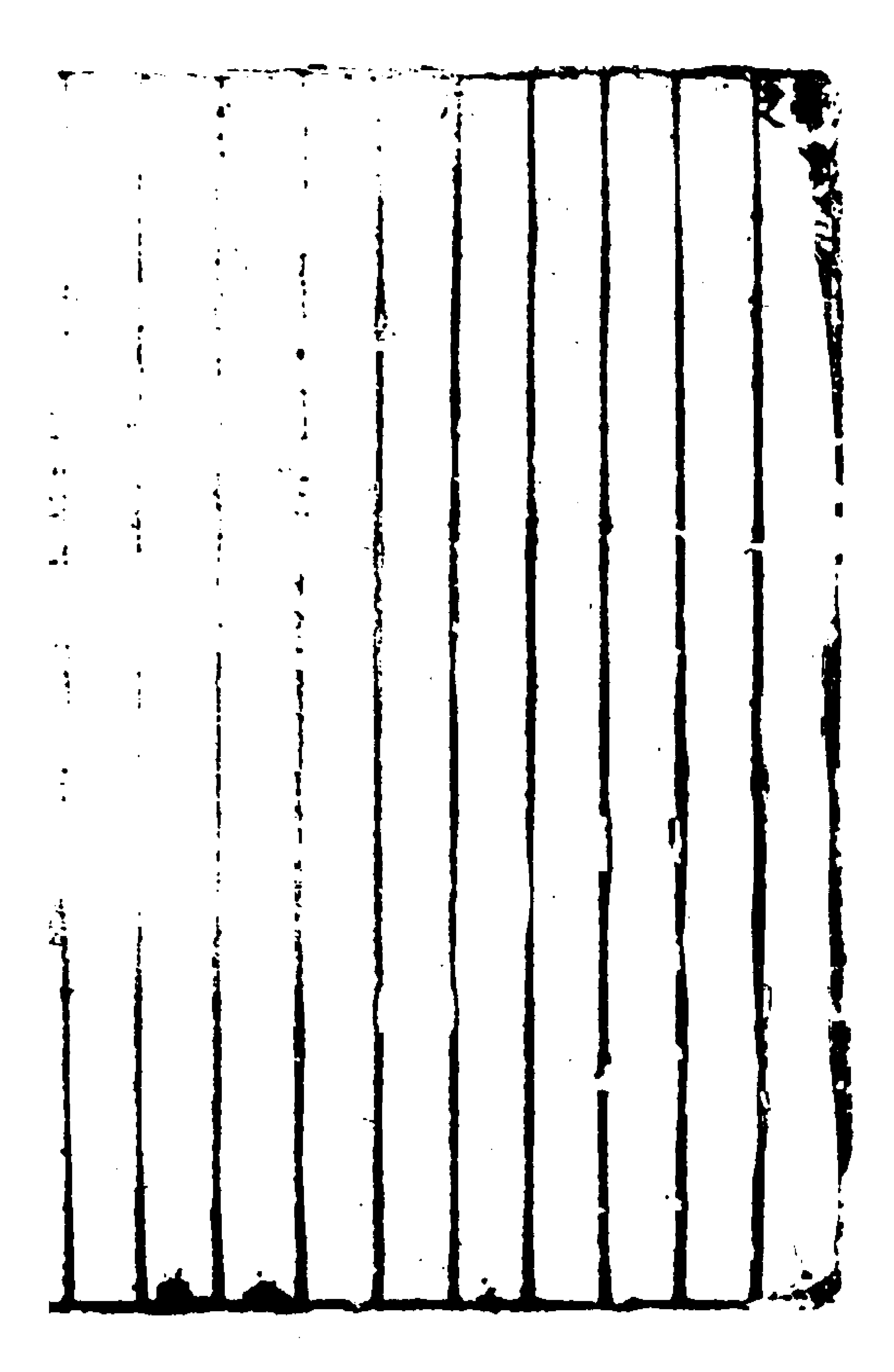
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崩

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

論道至[illegible]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

經不斷心而通情古典遊意經藝兼變射禮畢正坐會
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
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也又多徵名儒以充禮
官如沛國趙孝琅琊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
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歸也或豊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
優者布在郡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老人貌尚書曰皤皤
良士華首謂白首也每燕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正化衎衎和樂貌詩
覽辭言饗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
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旗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
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一門謂一家之議化自聖

戎狄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諓諓之辭諓諓淺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訾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至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閒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宣者徵諸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



與此令各自造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

急宗步零永尚龍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征西校尉好畤詡之故曰西屯也東州謂兗州時又

貲乏一袭大半樊崇口會分異齊一州州齊□人也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

息悉罷屯入守其舊土轉充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

計也衣亦音食其所御頗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參以公田賦與貧人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

質責彭寵書

建武二年浮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

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跡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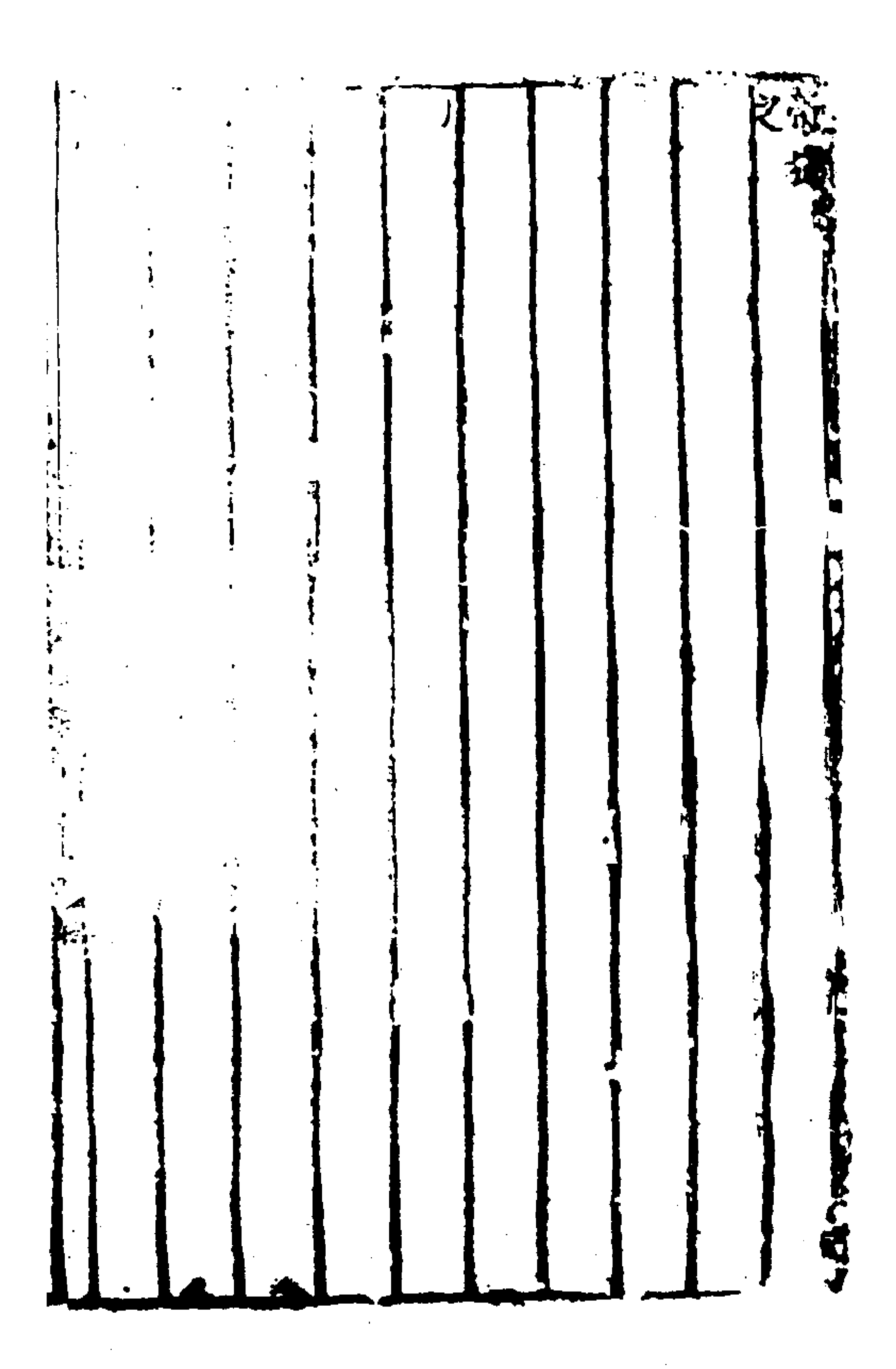
王岑之屬以為從事及王莽時故二千石皆引

置幕府乃多發諸郡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蒐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衆也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丁禮切也毀詆也寵亦很強養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曰質正也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又在公即位詢舉之謂京兆尹之甚[illegible]
宗[illegible]太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亦子封氏京兆太叔段[illegible]出奔
則伯通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通字[illegible]官字也光武
[illegible]元[illegible]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字[illegible]害也有佐命之功初[illegible]
[illegible]武及閒[illegible][illegible]寵轉食前後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寸[illegible][illegible]兵三千人先[illegible]臨人親職愛惜
[illegible]學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
疑浮[illegible]諸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
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武[illegible]寵[illegible]軍故[illegible]以大[illegible]武者
也[illegible]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illegible]以柱石[illegible][illegible]匹夫媵妾
[illegible][illegible]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illegible]
饑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輒為公甲士倒戟以[illegible]
[illegible]而免者問其名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
[illegible][illegible]寵[illegible]漁陽太守建忠
將軍故帶三綬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

與丈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梟鴟即鴟梟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羞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坐命同被國恩俠游耿況字也況爲上谷太守初與寵謀共歸光武也俠游謙讓屢有挹之降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以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



遷逆鄧以爲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甞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等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陲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胄生蟣蝨弓弩不得弛弛釋下也上下燋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上光武皇帝疏

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

必見所能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至有日食之

異浮因上疏曰

臣聞日陽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宮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孔記曰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洪範別從異之文箕子爲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從異即咎徵之類也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兆人寬省也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不稱職小過埋實輒見斥罷豈不緊然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illegible]是作[illegible]是白之別以自肯[illegible]

也於耳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覈其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長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爲姓即倉庫吏之後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

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天下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職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

上光武皇帝疏

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即州牧也浮復上疏曰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遠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

導諛盡無寃譏之名至[illegible]於[illegible]人[illegible]
進陛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
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惟者主
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
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
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
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illegible]謂[illegible]主日每州有從事從事百
石耳目謂令也平謂平決也未案故群下苛刻者各自爲能兼以私情
容長增愛在職皆競飾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
假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illegible]

久則吏自重（重慎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
道乃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十年十二月餘六月六日對一歲三百五十四日
是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十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
之三四月又小是五年即得再閏）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
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晋心千里之任省
察偏言之奏

上光武皇帝書

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
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

儀衛[illegible]簿比日東■親臨觀■■以弘時雍之化顯■進之效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illegible]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舉保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寔遠答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勸勉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眞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

[illegible]徵試皆私自發遣并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

中[illegible]禮求之於野（習故務書太常禮失求之於野書否交不[illegible]野乎）臣浮幸

得與誹謗圖讖（與讖頂言）故敢越職（之帝然）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其高山侯拜太中大夫）

上光武皇帝疏

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既輕下姦不勝宜

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

臣竊見哀元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二百二十三事手殺

人者減死一等（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殊刑八十一）

[illegible]其四十二事手[illegible]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

殺人臣聞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三帝時流共工放驩兜面鯀竄為帝之一）言欲駭三王有刻大辟刻肌之法（大辟刑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臏則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而中三十皆能用肉刑以以仁義爲化而止姦是爲勇也）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除先帝舊約成律（丞相王嘉字公仲平陵人傳及刑法志）無其事統與嘉所哉捐挫所引固不安矣但從同之而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之）體者傳奏於左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体或体也情音附）（撥亂理也傳曰撥亂世反諸正）

歹之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
田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
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

復對光武皇帝

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爲隆　峻法非明王急
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改釐)　統今所定不宜
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人　所言不可施行
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　高帝以後至于孝
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　事驗之往古聿
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　得召見若對[illegible]

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

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行必當也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五刑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孔安國注云當作士謂作士刑之中此作爰於也義亦通按音丁仲反下同也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措置也中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所以防患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謨謀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

有餘條（初元，元帝年號）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從橫，去聲），羣盜並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埶猶至於此，皆刑罰不中，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illegible]；丹字公仲。哀帝時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討議深得[illegible]，入爲光祿大夫，皆有[illegible]，見前書。）議上，遂[illegible]

[illegible]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時爲大司空。

復對光武皇帝奏對

二十六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論語宰我言也）宜按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大祖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者毀廟主陳於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三年祫五年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臣案平帝元始五年春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即禘也後漢書無司馬彪書並云禘祭[illegible]）

是大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可通也已幸長安詔大常行禘祫禮禘祫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上光武皇帝書

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

華歲仍有年家給人足也仍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冉有僕云云乃案七經讖明堂圖讖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也及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辟天下通一藝以上比日議坐公車也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十三年純奏上宜封禪曰

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守至于岱宗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樂動聲儀曰以治人風成於頌（鄭玄注聲樂頌者名也）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下武之詩也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建武三十年太歲甲寅時歲德在東宮 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宜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

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奢[illegible]

考事考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

名未立立謂定也時考問延火者吏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

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

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

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

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

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故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

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又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咨嗟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陽嘉元年閏十二月己丑有白氣入玉衡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作朞謂以三朞之法推之也詩氾歷樞曰凡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毛今一節為之十歲也詩氾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曰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

禮樂之定先元謂也元之前也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為太中大夫

上光武皇帝疏

三月晦日食興上疏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為災謂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謂群物失性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穀梁注曰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

奏鼓（請救）祝用幣（用幣於社）史不辭（用辭以自責也此以上皆左傳叢魯大史答平子之說也）詞今孟夏純陽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
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
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以不愼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
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
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射其建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郤芮謀燒公宮殺文公倍者勃鞮告之後文公以郤穀為中軍帥殺郤芮之族文公不以為讎而任焉言惟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
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為大司空而不以時定

道路洶洶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望
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舍己從衆之德以濟羣
臣讓善之功（齊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
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
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遘以來
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寒若）天於賢聖之
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災變仍見此乃國之
福也今陛下高明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
範之法（克能也柔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克）博采廣謀納羣下
之策（書奏多有所納）

鄭衆 字仲師興子時為給事中

上顯宗明皇帝

北匈奴求和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还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降三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

□耳漢使既到[illegible]

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單于駁[illegible]如是南庭[illegible]

挫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又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illegible]

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策揚威北垂雖勿答報不

敢為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illegible]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王莽時為[illegible]

奏記大司空王邑

王莽頻發兵役徵[illegible]

邑曰

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為[illegible]

忠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云云閔損也臣事謝迎御諫於下退亂非忠捐從臣也君今象入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悦爲重憂今動與特矣事與遺反驅驚褻車之轍採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爲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愈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萊不耕數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福也如此則胡貊守闕

翁錄之冠在於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二州為臣亏青徐賊）升有一言

洮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

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

上光武皇帝疏

建武二年光武徵升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

疏諫曰

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

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

不能達達進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

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

上光武皇帝書

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直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存志博聞故異端競進而有司請置

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不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市人高相治易與費直同時說災異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孔子之言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

異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孔子以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樂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illegible]習也異端謂奇）故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以信傳信以疑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為脩春秋樂道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易下繫辭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

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以父任爲郎

上光武皇帝疏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也撥理深愍經藝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示

不專己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爲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也見呂覽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歿後獻之文王復曰石[illegible]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王泣於郊泣盡以血[illegible]之王乃使玉匠攻之果得寶玉事見韓子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illegible]適乎衛困於陳蔡之間見史記況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録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

皆衡識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刪爲臣謬[illegible]

池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

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曰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

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

臣愚以爲若先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

殷周公不當營洛邑（盤庚殷王自耿遷亳[illegible]武王都鎬周公輔成王營洛邑）

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

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

間時聞衞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

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illegible]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illegible]太[illegible]學立[illegible]講議五經）

於隱石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所建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离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号離婁俠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毛末於百步之外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声召師涓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声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声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畱思聖藝眷觀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詢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洮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illegible]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

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記無嘉澤數有西風反
逆時節（春當氣風）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
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並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猳豬尾於里社門及市中以祈雨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禮記檀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
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
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
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

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災比有光曜比頻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過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illegible]

[illegible]張耳目陛下宜[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illegible]

上皇太后疏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賈逵自以責戒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

禮記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惟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

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至[illegible]以上世之大義記之文也 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襃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illegible]司徒遷太常

上孝和皇帝封事

永元四年竇太后臨政竇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

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虧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孔甚也醜惡也周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

不可假人劉向上書云[illegible]君三卜六今[illegible]春秋[illegible][illegible]白同而東[illegible]及[illegible]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illegible]盖謂也廣[illegible]謂周礼八[illegible]即[illegible]尋生置于春[illegible]詩世[illegible]器闕圖之推執假借也左傳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覽觀往古近察漢與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

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

廟不血食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魯國至魯哀公遂爲季氏所逐平子[illegible]行君事田氏[illegible]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illegible]爲田氏逐子[illegible]齊政至田和[illegible]乃[illegible]齊[illegible]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illegible]專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祿領南軍北軍謀危漢氏故曰統嗣幾移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今大將軍雖欲

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

千石初除謁辭[illegible]違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受臺勅不敢[illegible]去
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
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
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日天戒言[illegible]見虧
也月滿先節[illegible]言未沒望而虧也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
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
不敢戲豫詩大雅也[illegible][illegible]天怒也戒豫逸也不可[illegible]以豫天也若勅政
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消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
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蔥蔥禁微則易救
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

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
謂書左官附益之法注左官謂人遠何也合依託
天子而事諸侯為左官附者背正法而附從家依託
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
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
云不受而物不遂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
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
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易默違也
左傳曰天為剛德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
與政匡失以塞天

漢書疏卷之二終

東漢書疏卷之四

劉愷 字伯豫宣帝玄孫之子也時爲司徒

上鄧太后議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

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 前書杜欽曰[illegible] 千石[illegible]千里之[illegible]

職在平章百姓宣美風俗 尚書曰平章百姓 [illegible] [illegible]平章[illegible]

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前書曰今[illegible][illegible]之化而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公[illegible]之

陳忠

上孝安帝疏

永寧元年司徒劉愷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二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illegible][illegible]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尚書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公象五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足三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三公燮理陰陽敬敷五教也考方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而會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張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張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張能說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頻歷

二司舉動得禮二司謂司徒司空以疾致仕側身里巷屢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内歸懷景慕以爲法式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帝時爲丞相哀帝時免以日食策詔公車徵爲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爲大司馬後爲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爲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爲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爲太尉後策免十六年復爲司徒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

上光武皇帝書

時東宮初建諸王國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
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
無惡猶生楚不能無楚言也[illegible]是以聖人審所與居
而戒愼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
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illegible]
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旦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
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illegible]
衛大夫石碏諫衛莊公之辭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
遺子孫也詩大雅篇也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
成王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illegible]將上上書[illegible]

主所以覽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後而守職衛顯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拜錯為太子家令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為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學儒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讀誦蕭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傅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廢其

□也謝之

班固字孟堅彪之子

奏記東平王蒼

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

特詔朝明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明始也

將軍以周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業建威靈之號驃騎將軍也在昔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出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諭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

視聽之末私以螘螢竊覩國政螘螢喻細微也議英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自周公至明帝時先聖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埶博貫庶事服膺六蓺包黑簡心求善無猒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未書不猒也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嗟日負蒭之語蒭蕘之言也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盛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薦堯舉皐陶湯舉伊尹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

行不踰矩（論語文）蓋清廉之光輝當世之俊乂也（[illegible]司參[illegible]多士眾[illegible]於清廟爲光輝也）清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一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脩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宜令考績以參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記紀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歎曰吾欲得[illegible]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illegible]）

特者大禄也背土之手施下之氣猶之嚴説之不逮植高不知門下左右洛千人亦自六論之曰中得人匹義也又曰臂若公向若把狀定華詳進錄率則軍事治陳三軍不敢當至吾城下敢二十化之而死也涼州

從事王雍躬下嚴之節文之以術藝下嚴下莊子曰府曰下莊子好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將軍曰其母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死吾請塞責遂赴敵獲甲首而獻曰夫三北以塞責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曰子之勇惠求之執文之以禮樂涼州冠蓋未有宜先

擢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書曰千日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宜及府開以慰遠方

弘農曹史殷肅肅字伯達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

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

納以輔高明此泣梁之秋夫子所歎也（秋日山[illegible]）

哉卞和獻寶以離斷趾（趾謂被也）靈均納忠終於沈

身（屈原字靈均忠於楚楚王信用讒而放之遂投汨羅之水而死）不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

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降照微之明信是天之聽

信（音）少垂威神咨嗟下問令臺之中求無荊山汨羅

之恨（蒼紅之）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以薦為司空）

上孝章帝疏

竊以明德太后故事禁舅氏馬廖兄弟並斥黜

任寰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趨[illegible]之倫以后

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戇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illegible]禮傳之文也束帛脩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illegible]也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常刻著五臧書諸紳帶刻著五臧謂銘之於心也書紳出論語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

以錢三百萬私賂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

上孝章帝疏

議蒙省荅議服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

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

承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言情存愛而不割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妻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望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拜不見省用

上孝章帝疏

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

風德曰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illegible]爾雅曰溫文塞塞晏晏柔也注曰晏晏溫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鑑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

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謹舉苟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文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

上孝章帝疏

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有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趣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椒房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平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靖王之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

之猶解酲當以酒也（病酒曰酲）詖險趨埶之徒誠不可親近

（若頭窮曰詖謂佞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

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

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臧旻

大孝平帝疏

第五種為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

陰太守負埶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

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

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

割以刀以諂羽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糾發其姦五六千萬種即奏匡拜勃趙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其情狀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畜怒以待之初種為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人及當徙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孫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

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焉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

臣聞士有恐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季布屈節於朱

于曰名怨者人臣之[illegible]不死則三軍之勢也死之則名
淂於天下矣何爲不[illegible]微管子者夫子之佐闔閭之相
也死之則不免於[illegible]之中不死則功
復混於天下夫何爲[illegible]之哉錯淵泯也此二臣可以死
而不死者非愛身於[illegible]史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不
死者其權略疾幸逢[illegible]有所爲耳卒遺高帝之成業齊
桓之與伯遺其逃亡之行赦其射鉤之讐拔於囚虜之
中信賴其佐國之謀[illegible]然效偉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illegible]
令二主記過於纖介[illegible]此二人同死於天焉若名於[illegible]
壑當何由得申其補[illegible]之功建其奇異之術乎伏見故
兗州刺史第五種傑[illegible]自襄莊獨曲無苞苴之[illegible][illegible]
也[illegible]朝堂無擇言之[illegible]内[illegible]可天性疾惡公方不[illegible][illegible]

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録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縣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出家語孔子論曾子之言）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以忠爲尚書僕射）

上孝明帝疏

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崇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補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

上孝明帝疏

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水泉濁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拆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宋意字伯志南陽安衆人時爲尚書

上肅宗章帝疏

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

上疏諫曰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

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令康爲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躬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衍謂流衍傍食它縣）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幹強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羡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磐謂盤桓不去）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令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

之政義發遣康焉各歸舊國令侯等還就便[illegible]
道恩[illegible]帝納
也以塞衆望之

上肅宗章帝疏

章和二年鮮卑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

夫夷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

羈縻畜養過人得生勞後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
卑湊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
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
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
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
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
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
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
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

何敞字文高扶

濟南安王康傳

濟南安王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殖財貨大脩宮室奴婢至四千百人廄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遊觀無節永元初國傅何敞上疏諫康曰

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

書文[illegible]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正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臺隸[illegible]見左氏[illegible][illegible]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而今奴婢廄馬皆有千餘增擬用之口以自營今又言婢開[illegible]失其天性惑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巨大也萬萬也[illegible]而功猶不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illegible]也文多則[illegible]則[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則人畢其力[illegible]云人已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左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illegible]後卒[illegible][illegible]在今華容[illegible]吳興姑蘇而滅[illegible]姑蘇臺名[illegible]闔閭[illegible]以遊姑蘇之臺以望湖也[illegible]曰胥門外[illegible]公子翻民無積高[illegible]今數繕治宮室[illegible]夜無鄉以[illegible]

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脩恭儉遵賢

制若以婷之口截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遊觀之宴

以禮起居則敬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東平憲王蒼 光武子

上肅宗章帝

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 第宅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

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毋聚大衆無置城郭仲春之月毋作大事以妨農事也 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

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奪人

豈脊有見褻[illegible]木不曲直[illegible]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
人[illegible]用而[illegible]不[illegible]清漸漏是而不曲
直也前音音義曰
不能不預日承也
臣知章駕辰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
諷誦其崇之德雖擾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
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逍遙彷徉弭節而旋詩曰於焉逍遙
日撥不而仿佯
旨遊遊之意
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
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篇抑抑密也言人
審密於威儀者抑抑然者
則其德必嚴正宮室之
制內嚴肅則外有威儀
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
在所極陳至誠帝善其
言[illegible]
上肅宗章帝疏
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

日重意不自安上既[illegible]

臣蒼衰篤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備教導之仁升朝

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頌之四海畢有負薪之才升君子

之器負乘致寇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

奪[illegible][illegible]失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簞竹器也員曰簞方曰笥左傳曰晉

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

盡之而為簞食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況臣居宰

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

之質加以固疾誠羞負乘辱污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

百赤芾之刺赤芾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己之子三百赤芾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今古

域是然要荒無徼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要服又五百里曰荒服

荒服備也 將遜上位無爲之時也又宜循可拜省職尤

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象在有鼻州縣道 誠由愛深不

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

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

遵承舊典終厚恩乞 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受蕃國顧

家哀矜帝不許優詔

上肅宗章帝號

帝欲爲陵原顧郭陵起縣邑蒼聞之遂上疏諫

曰

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主光武女）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因襲建）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強秦古者丘壠且不欲其著明（禮曰古者墓而不墳）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邦亦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

恣不欲煩故繕脩丘墓開所興起考之往古則不合稽

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

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

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

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也朱暉之孫

奏記梁冀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

招禍奏記諫曰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

敗以防遺失黃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

然攝政[illegible]曰[illegible]人[illegible]得見吉凶[illegible]曰[illegible]則[illegible]況[illegible]也

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謂若君道當日人君當淸淨[illegible]路在[illegible]在任賢[illegible]日以宗誠方不以爲於俗不拘繫於左右臣術當曰人設之[illegible]顧從役命無所敷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告於國必滿於理也有從之如升堂，遠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爲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論語文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旱爲害，水旱之災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旣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illegible]故又掠奪百

姓皆訖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嗟[?]
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
曰陳勝吳廣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而面諛之猶言安耳[?]
史記叔孫通[?]曰羣盜鼠竊狗偷[?]撤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言之諛也諱惡不悛卒
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紀綱少弛[?]人望四五歲[?]
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而起荊揚之間幾
成大患質帝紀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華孟稱黑帝並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荊揚之
間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
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
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

泚而濟與傾舟覆患害其之豈可以去明即昧覆者[illegible]

毀鄧就也主孤特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

燬者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

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

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

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illegible]冀不

劉陶

上孝桓帝書

朱穆爲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

安平郡冀州所部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

腰以下至足連以金鏤天子之[illegible]也今[illegible]日[illegible]
虎將以[illegible]書[illegible]往[illegible]往云[illegible]名君[illegible][illegible]地[illegible]
人明器之屬也

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
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
廷尉輸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太學書生劉陶
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出穆傳

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
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
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
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
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

則吾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梧矣尚書曰放驩兜于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illegible]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illegible]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

宦近習[illegible]毛詩[illegible]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運行也季孫氏富於周公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呼噏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跖也而[illegible]

獨亢然不斂身者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攝猶[illegible]懼讒人網之又失故竭心懷憂為上陳計臣願懸首繫趾懸首謂梟頭也繫趾謂繫其足也以獻[illegible]此南[illegible]代[illegible]

作帝覽其奏乃歎之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時為尚書僕射

上肅宗章帝疏

竇憲伺事陷侯瓌欲往候恢恢誡不與通憲尤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

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勢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

之榮四男竇憲篤景瓌也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

上者也書奏不省

東漢書疏卷之四終